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七十三
至七十五



13
849
284



門 4 3
冊 849
卷 2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一百二十三

訟寃第二

後漢朱勃扶風人前爲雲陽令伏波將軍馬援同郡
人也援征武溪蠻夷卒於軍中虎賁中郎將梁松宿
不平因事陷之光武大怒收其印綬援妻子相連請
闕請罪帝乃出松書示之書訴寃前後六十詞甚哀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七册三

九月二日 書 卷之二 三
切然後得葬勃請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
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
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
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
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甘心未規哉悼巧言
之傷顛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
欽慕上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
一言之佐馳深澗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
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季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
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

冀路斷隔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
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
漏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
進因糧敵人隴冀畧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
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
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
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
竟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
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
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

出塞漢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士僵什也名滅爵

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立遇三

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於門葬不歸墓怨隙竝

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

之夫明王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

萬斤以問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

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

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此言欲命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

鑒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

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

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

已六十嘗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

戟栗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鄭弘會稽山陰人爲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

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疏書也贛被收

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被繫於獄掠考連年諸生故

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鉢鑽

詣闕上章爲贛訟罪名帝覺悟卽赦其家屬引躬送

貶喪及妻子還鄉里繇是顯名

孔僖與崔駰同游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
 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駰曰然
 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
 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武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僖
 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儂和之曰儂謂不與
 之言而傍
對曰禮記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
 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
 駰詣吏受訊僖以吏部方至恐誅乃上書章帝自訟
 之曰臣之愚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
 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

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
 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
 致之故不可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
 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
 有過失也天下所具知也臣等獨
 何譏刺哉假使所誹實是則固應後改儻其不當亦
 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
 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爾顧天下之人必
 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
 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
 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

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

桓公躬親迎郊而坐與問焉曰昔吾先君莊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早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而不掃除社稷而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曰昔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則其言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

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請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何敞為侍御史尚書僕射郵壽忤竇憲旨憲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關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竝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郵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無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

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辟夷滅觸犯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安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敢謬豫機密言所不言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

何融尚書僕射樂恢門生也恢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歸鄉里竇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遂飲藥死後竇氏誅帝始親事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巳爲郎中

朱寵爲大司農鄧騭和儋太后之兄也太后終安帝乳母王聖譖騭子惺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騭與子鳳竝不食而死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追訟騭曰伏惟和儋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卑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

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

霍譖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譖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雒陽獄掠考困極譖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溫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諧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重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

竅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踞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譖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刑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置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腹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格天應枯旱光之所至情旣可原守關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

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形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寃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無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或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諳才志卽爲奏原光罪繇是顯名
趙牧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爲陳寃得伸翟酺爲尚書權貴誣酺交通屬託臧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

崔瑗爲濟北相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爲八使循行郡國以贓罪奏瑗徵詣廷尉上書自訟得理出
史弼爲平原相遷河東太守弼被詔書當舉孝廉預勅斷絕書屬中常侍候覽遣諸生齎書請之弼怒付獄考殺之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

李固前爲王龔太尉林龔深疾官官專權上書請加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也
亟速 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

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
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但以
堅貞之操違俗失衆積爲讒佞所搆毀衆人聞知莫
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訴寃之義
纖微感慨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
三公沉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他變則朝廷橫
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
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
將軍內以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遺加表
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

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臧旻爲徐州從事中嘗侍單超以事陷兗州刺史第
五種坐徙朔方種逃匿數年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
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
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可以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
湏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畧庶幸逢時有
所爲爾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霸遺其亡逃之
行赦其射鈞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
効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記過於臧介
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沉名於溝壑當何繇得申其

補過之功達其奇與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由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管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徙徵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性全命異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史須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劉陶爲太學生時朱穆爲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吏乃剖棺

陳尸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輸作左較尉與太學書生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虛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嘗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繇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讚頌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譴輸作左較天下有識皆以穆勤同禹稷而被共鯨之戾者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蹠而穆獨充然不顧身害非惡榮

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
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較
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王調北海人太尉李固門生也固策免後歲餘甘陵
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清河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
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調貫械上書證固之在
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訴梁太后明
之乃赦焉冀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
誅之

以恭廣漢人為上計掾時太尉龐參以所舉用并帝
昔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
不得會恭因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
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
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
而後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
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紿
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
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
太醫致羊酒

馬融為較書郎度遼將軍梁慄坐專權徵下獄抵罪

融上書訟僅與護羞較尉龐參有詔原刑
刁躋爲侍御史黃琬陳蕃爲權富所中傷事下御史
躋素重蕃琬不舉其事左右復陷以朋黨蕃免官琬
躋俱禁錮後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躋復拜議郎
寇榮少知名桓帝時爲侍中性矜潔自貴于人少所
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長公主
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中遂陷
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
恐不免奔關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
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

亡命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
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
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
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繩
人之所共構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
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遂作飛章以被于臣欲使墜
萬仞之坑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
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
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較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
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

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
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與雷霆
之怒司隸較尉應奉河南尹何豹雒陽令袁騰竝驅
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
剖棺露齒爾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
而與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
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觀之
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
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順時怠遂馳使

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
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
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
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甫始也力甚也
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殛死則為
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陷陸土而
有沉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
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愆足以陳於原
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
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

閭闔九重陷奔步設舉趾觸罟罟動行絳羅網無緣
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讐匹夫讐
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
煖反寒春嘗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板椽木
風爲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
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以寧風旱以
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爲明朝
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沉江湖之
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
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

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
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處而未
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
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
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
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旬兄弟死命使臣一門
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
泣血漣洳帝省愈怒遂誅榮寇氏繇是衰廢

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擁衆立功無他私
惠又惡絕宦官中外竝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羗令其

虛降天子璽書誚讓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
忝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
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羗戎
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
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
微効然此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
雋次及屬郡都尉李翁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
上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
辟凡此五臣交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
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不思復父之耻載質馳

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羗謝
其錢貨若臣以私時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
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
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羗則良臣之
才畧兵家之所貴將何有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
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
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
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汗
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
謹冒昧畧上其季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嘗

侍徐璜左愴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璜終不
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史官屬欲賦歛請謝
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繫廷尉論輸左較諸公及
太學生張鳳等三百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皇甫嵩為車騎將軍先是黃巾賊起尚書盧植拜中
郎將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張角斬獲萬餘
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
靈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
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易破爾盧中郎固
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

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畧嵩皆資用規謀濟成
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

趙謙為司隸較尉廣陵郡丞謝弼去官歸家中嘗侍
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收弼考掠死獄中時人憚
傷焉初平二年謙上書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
紹斬之

魏準許河東人仕恕以齊王嘉平初為幽州刺史持
節護烏丸較尉時征西將軍程喜屯霸尚書袁侃等
咸怨曰程中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是下
今使使節使共一城之深復以待之而恕不以為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待徐... 不... 規... 太... 錄... 謝... 曹... 缺... 其... 滿...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二十四

訟冤第三

魏樂詳河東人杜恕以齊王嘉平初為幽州刺史持
節護烏丸較尉時征西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
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
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安得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

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繇關塞徑將數十騎請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灰免為庶人徙章武郡卒於徙所諱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吳駱統為將軍先是張溫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太帝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為已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因此發舉豔字子林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守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

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賤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積聲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繇公理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帝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

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卽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合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統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開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也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識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術賈國恩爲已形勢揆其

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帝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廩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旣受曾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孫負榮過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劾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

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犖冠群輝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故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

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於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乎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疆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叙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

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人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温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

恩以恫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思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較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嘗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深宮之內瞰四國之外昭群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群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莫潤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嚴察謀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

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乎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帝終不納

劉助爲左將軍朱據典軍吏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級工王遂詐而受之典較呂壹疑據實取拷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大帝數責同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助覺言王遂所取帝大感寤曰朱據見在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

萬

晉段灼字休然魏末爲鄧艾鈔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累遷議郎艾爲鍾會所構而死武帝卽位泰始中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苟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

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虚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受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

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又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嘗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寧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贛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

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
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
口無一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
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
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興龍闈弘大度受誅之家
不拘叙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
罪吳人傷子胥之寃皓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
悼心痛恨亦繇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
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
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寃寃于黃泉收信義于後世則

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
矣帝省表甚嘉其意

樊震以積射將軍出爲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帝問
震所繇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
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
水尹繇此遷爲定陵令

闡纘字續伯惠帝時爲西戎較尉司馬愍懷太子之
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伏見赦文及
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
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

於聖父而至此者繇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
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鐘
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
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
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帝王
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
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
者率非襲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
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
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嘗恐公族陵遲以此

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
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
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爾漢武感
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
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
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
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
保尚書僕射裴頡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
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
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

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
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
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
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
思康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抵
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
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
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
帝數置酒于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
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

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
嚴家無格虜繇陛下驕通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
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
大事不宐空虛空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
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
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
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備近職雖未能自
結天日情同閹寺忼忼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
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
獨以爲類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惟

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
石崇爲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
加重罰旣而見原以崇不諳闕謝恩有司復欲加統
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
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駿橫
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浮文累塵天聽
臣兄弟跼躄憂心如悸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
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
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戡舌錯口惟須刑書古
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

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
輸共理幸賴陛下天聰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
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
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卽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駿等
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奉御之日暨經聽覽此月
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嘗臣晏
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
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
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
負戴折薪以荅萬分之一月之中奏劾類加曲之與直

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增於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繇是事解

傅咸為中丞秦王東莞郎中令李合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合不事已遂奏合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抵以名義貶合咸上表理合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合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郎竝舉孝廉異行尚書郭奕臨州合寒門少年而奕超為別駕太保衛瓘辟合為掾每語臣

曰李世容舍字也當為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

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而今以舍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爾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為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明以哀其病爾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僊去武帝升遐世祖過哀陛下毀頓街政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

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以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于上籓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合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也放勲之殂過密三載世祖之喪數旬卽吉引古遺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今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聞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空心喪不宐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以

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應差代葬訖含猶躄躄司徒屢罰訪問促含攝職而隨擊之此爲臺勅府存階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初惟含是貶含之困躄尚可惜乎國制不可偏爾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宐爲中正後爲郎中含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嘗山太守蘓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躄躄窮於對罰而攝職爾臣從第祇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

教議舍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莫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割舍品臣雖無卻大夫之德見舍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舍遂被貶還割爲五品

劉繇爲太保衛瓘主簿瓘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惟瓘贊其事楚王瑋繇是憾馬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壘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惠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齋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暹收瓘左右疑還矯

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嘗岳喬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繇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槌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卽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伏不施一刃重勅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惟免官右軍已下卽承詐

僞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
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楚王所誑誤
非本同謀者皆施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齋
白杖者爾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况乎手害功臣賊
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
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
讐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
臣等身被創痍殞歛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
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
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

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齋僞詔手取公章綬貂蟬
催公出第晦案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
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
繇于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姦
皆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
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勲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
謚曰成贈假黃鉞

摯虞爲衛尉卿先是司空張華爲趙王倫所害及倫
與孫秀伏誅齊王濞輔政虞致箋於濞曰聞於張華
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

以輔政持重待以後事者華荅明德至親莫如先王
宜留以爲社稷之誼其忠良之謀欵誠之言信於幽
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
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
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
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
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
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賤惡嘉善
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誠
幽明之固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

鯀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
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金斧
竝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
日月之光布惟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樂
郤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
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
聖意可令群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寃壯
武國臣笠道又請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
太宗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
司空壯武公華竭盡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勲每事

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
九溔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
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勲受
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
華之見害俱以姦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
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
弔祭之

齊王罔以淮南王允起兵討趙王倫遇害及倫誅罔
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
奮發幾於尅捷遭天凶運奄至傾沒逆黨邁惡并害

三子寃冤酷毒莫不悲酸自興義兵淮南國人相率
傾衆過萬人懷慷慨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
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
司徒

崔悅盧諶竝爲劉琨從事中郎琨爲毆疋碑所害時
朝廷以疋碑尚疆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喪三年悅等
上奏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
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
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
皇帝撥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

厲躬統率夷親受矢石石超授晉呂朗面縛社稷克
寧鑿與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
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
太原西河蓋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
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士鳩集傷痍撫
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逆縱逸
邊萌頓什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
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
子沈辱而不殞身此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
西征討屠谷棄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

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
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
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
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
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弁士必不亡身於
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岳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
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阼更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
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
朝與疋磻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疋磻以琨王室大
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于外琨知其如此慮

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疋碑從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嘗移關中疋碑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疋碑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兄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繫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疋碑親信密告麟波

麟波乃遣人距之疋碑僅以身免百姓謂疋碑已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容疋碑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于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疋碑遂欲盡勒胡晉徙保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疋碑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疋碑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畧不及亦繇遇此厄運人誰不死處生命也惟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疋碑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既無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惡誅

之情踣蹶亂亡之際脅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
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猶不爲之况在國士之矧
忠節先著者乎疋禪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
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覽
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
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成在於此開塞之
繇不可不聞故也而疋禪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
工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
襲疋禪之跡殺生自繇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

哉折衝厭難惟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智畧之
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
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惟琨而已琨受
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會無纖介此
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啟聖之隆中
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
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
子之罪谷永劾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
上足以悟聖王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
翠幃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

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
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
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
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
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謚曰愨
高崧爲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崧父惺位至丹陽尹
封建昌伯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
寃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
惺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
今特聽復伯爵繇是見稱

陶侃爲龍驤將軍拜荊州刺史叅軍王貢與社曾舉
兵反擊侃侃敗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
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爲先驅擊杜陵大
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
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
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
大寇無征不尅群醜破滅近者王如亂比杜陵跨南
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携以
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
阨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凌雲

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弼懼
來經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弼卽廻軍
遡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弼之功
也明將軍愍此荆楚救命塗炭使弼統領窮殘之餘
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孫危
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岸以避其
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弼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
尋大半相結并力來攻弼以忠臣之節義無顧退祿
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
可勝數賊衆參伍更息更戰弼以孤軍一隊力不獨

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王者責弼重加黜削弼性
謙冲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惟恐稽遲然某等區區
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荆
蠻乖離西隅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敷於是奏
復弼官

周札爲會稽內史兄子懿爲吳興內史札一門五侯
竝居列位王敦深忌憚之使人告札及其諸兄謀圖
不軌殺之及敦死札懿故吏竝詣闕訟周氏之寃宜
加贈謚事下八座從司徒王導議追贈札衛尉遣使
者祠以少牢

周謨爲後軍將軍初兄左僕射護軍將軍顓爲王敦所害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顓謨上疏曰臣亡兄顓昔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竝與群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顓之云亡誰不痛心况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孫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推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

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顓息閔得充近侍臣時面啓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下壺庾亮竝侍御坐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論議况顓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顓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于時務不暇論及此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顓官

桓稚爲佐著作郎先是荊州刺史王澄爲王敦所害

及敦平稚澄故吏也上表理澄請加贈詔復澄本官
謚曰憲

顧悅之殷浩故吏也浩廢爲庶人卒後將改葬悅之
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
沉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
肅清勲績茂著聖朝欽加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
旣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剪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
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群醜革面進軍
河雒修復圍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
摧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旣受削黜自擯山海

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已復禮窮而無怨者也
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嘗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
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
使法有餘寬方今宅兆已成塋隧已開懸棺而窆禮
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
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
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歟而可作無負
心之恨疏奏詔遣復浩本官悅之歷尚書右丞卒
殷融爲丹陽尹先是尚書令刁協性剛與物多忤每
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元

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
協子爰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
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殞身乃出奔遇害不可
復其官爵也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
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筭以此爲責者蓋
在於譏議之間爾卽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
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
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繇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
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况協之比

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
奉命追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
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
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
之人猶尚如此乃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
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寃此乃爲王敦復讐
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
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
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極過重者不免誅絕
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

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于朝君殺國滅繇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宐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宐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愷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宐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座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

令但是明帝所不贈爾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伍衛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譚者不感受罪者無怨爾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讐也事定乃見害爾周逄郭璞等竝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爾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况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宐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

論又聞譚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善柔得衆而刁令龐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耻致禍之原豈不有繇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爾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呼延謨爲前趙陝都太守先是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娶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後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鮮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蠱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及謨爲太守訪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卓婦其日大雨

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群小構扇異端共令傾
覆殷勤之非古人所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
之中籍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斃立之安行路寒心
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
奉國聞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
見不假瀾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
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二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
澤未流俱沐温光獨酸霜露明公溥天地之施散雲
雨之潤物無巨細咸授慶渥若今日不蒙昭滌則爲
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

於心痛入骨髓溼腸紆積仰希神炤辨明枉直亮王
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瑩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
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
可哀者有數而埋冤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
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正欲闔棺之日不
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
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橫亡時主未之矜卿
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
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
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纓衿明發懷古惟以琴

書煥志言忠孝行敦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
進黨構此紛紛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群醜覘察
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清識飲滂王每
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
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
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
相求期心有素共方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
我與契濶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
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昭明封
殯早雜寃冤莫寄昭穆不序松楸無行事傷行路痛

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
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耶國叔不言
梁事哀絲諫止淮南以兩國累禍有軫帝意豈非親
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
心跡弗申亦示海內無以理寃枉明是非夫存亡國
絕繼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
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霧
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荅日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
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

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

劉璉初爲宋建平王景素秀才景素被誅璉上書曰
臣聞曾子孝于其親而沉乎水介生忠于其主而焚
于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
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爲衛軍隱難于
晉公子殪之李牧比斬強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
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
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
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左
於衆人加讒譖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

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
以歛戲樂奏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
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旋啓啓運
人神改物生罪尚有死寃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
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志者不以邪冒
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人獲麋知其
可爲傳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
不見色帳下進環釵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
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安
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也當泰始元徽中

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
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背今
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從諫而愛士與人
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
誨之李尉之逢蘆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
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
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菹膾乎其
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
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
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

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寃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
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
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
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
繁第宅無改荆州高齋刻楹栢構王廢而不處昔朝
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玆玩塵
於笥篋無他嬖私不耽內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
王身食不踰一肉噐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噐王顧謂
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舉已躡
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妃初薨

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方微入
爲太嘗楚下人士竝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
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寃宥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
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屈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
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
山耆幼懷仁士應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毀正
搦絃爲鈞張一作百行坐効捷皆生風塵會王季符
負罪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
遘懸離而誠分彌欵散情中孚揮跡滿素虞玩之術
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

稽降階外撫虞玩殷渙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
聽王若併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
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旣彰群小之姦慝彌廣不盈
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竝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
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
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其與等遣
司馬孫謙歸欵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
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
潛圖宮禁因兵比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
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

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坦抵祖因民情踴蕩揚擊
北奔始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都還說掖門已閉
殊不知臺中安否王旣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
弱志在投散水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出讎
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諱勾惑皆出輦轂非從徐
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
抽刃而朱方七月朔故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
始乃鳩兵簡甲爾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
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
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

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慮遠槩孰能
身滅之不恤猶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
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他故也請較
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
罪耶爲無罪耶若其無罪何故爲戮若其有罪討之
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
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凌喪智力無所用之
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
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愧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
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

代修信凌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陵之
寬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
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
逢聖明之君革運剗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
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
光於萬乘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
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
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惟德臣懼方今之
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苦裔萬
世之後其能無汗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

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亂垂範之如
此常嗚然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寘冠
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迴風之卷艸也臣
聞鸛鳴臯埴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沉雲鬱冥但
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空欲
內不負心庶將來如王之意爾又不省璫後以母老
闕養拜彭城郡丞
崔偃惠景之子也爲始安內史先是惠景爲平西將
軍以東昏卽位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惠景不自安乃
起兵事敗伏死偃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

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嘗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孑然之舜隴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于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繇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緘介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陛下所繇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群生雖在比鄰艸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

况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群臣有以臣言爲不可者乞使臣廷辯之則大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爾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廻光發矟捨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憊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屢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踈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

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倖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為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于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間泰申冤寃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于社稷盡忠反以為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為達群賢凡此眾臣夙興夜

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按鎮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

諱臣欽若等曰此武梁帝也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

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空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為陛下警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不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

冊府元龜 卷四
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
乎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不爲異
臣竊惑焉知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
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
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爾夫惟聖人乃
知天命守忠之臣惟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
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恐探情無玷純節今茲之旨又
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
猶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
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而而事陛下者徒以力臣爾

先臣之患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
下屬伸而爲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爾臣
之所言非孝共父實忠其君惟陛下熟察少留心焉
臣類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驚
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
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爲陛下爾臣聞
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竝觀
申人之冤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曾天之人爭爲之
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俯鑒臣冤深收
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

燕之客實可刺繇臣非吝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實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謂皆同殊者惟以成敗仰資聖朝爾臣不勝愚忠使群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倖萬一天聰昭然則軻洗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知卿寃切之懷卿門

普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假下獄死

梁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仕宋爲奉朝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也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

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還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扁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明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聘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嘗欲結纓伏劔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眼幽囹屣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即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

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屠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竝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饒糜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此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于東越仲尉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
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雜榮光塞河西洎
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炤景飲醴
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
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鬼不愧於沈首鵠亭之
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
既炤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卽日出之淹至天監元年
爲散騎嘗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

後魏成淹爲著作佐郎先是慕容白曜爲征南大將

軍青州刺史濟南王以獻文四年冬見誅初已渾專
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
叛時論寃之孝文太和申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
畧疆宇繇良將之功褒德崇庸乃聖王之務臣伏見
故征南大將軍關府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
父相資世曾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
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嘗伯去天安初江陰
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
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
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擢兵十萬仗節一方威

凌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糜溝垣苗相尋奔走及迴麾東掃遂回銜壁盤陽梁鄒肉袒請命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畧身探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及青州寇平文秀縛面海波清靜三齊底定逃彼東南永爲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河濟息烽驚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畧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氛翳旣靜晉命亦隆榮耀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左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傷殘未瘳合門屠戮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

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開疆千里拔城十二幸勤於戎旅之際契濶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靜昔亂方難旣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邀非望者乎自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願陛下揚日月之明炤勲臣之績使闔棺定謚歿有餘稱仰惟聖明寢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孝文覽表嘉愍之

李孝伯大武時爲散騎嘗侍太武寵眷以宰輔遇之
卒之日遠近哀傷有子安人弟豹子於孝明正觀三
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有國嘗典興滅繼絕哲后
所先是以積德累終春秋許宥十世立功成業河山
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嚴自天籠罩日城
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
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宴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帷
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
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
其見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

曰江陽之巡竒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
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
名嶽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非百靈先臣棄
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摺紳魚傷早世朝野咸哀不
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摧圯先臣榮
寵前朝勲書王府同之嘗倫爵封堙墜淮古量今實
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竝以
勲重先朝世繼絕祀或以傍親或聽第襲皆傳河山
之功垂不世之賞况先臣往蒙委遇運籌帷幕勲著
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越布

載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
之世先臣絕封於昭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
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
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曠
代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益以獎勸來今垂範
萬古爾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
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畧叙先
臣對問雖改脫畧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
載非但存益于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
見則微微哀構重起一朝先臣潛翹結草於千載矣

遂不得襲之

辛雄爲尚書三公卽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元匡與
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以大不敬詔恕死爲民
雄奏理之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奏三朝每蒙寵遇嘗
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
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匡斥空下
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群臣莫及
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
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
宜寬之於後况其元列繇緒輿罪案不同也脫終貶

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志和違鹽梅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

崔鴻爲三公郎中先是襲嘗山王素孫壽興爲中庶子因公事杖王顯顯後有寵於宣武御史中尉奏壽興誹謗顯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靈太后臨朝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

揚州刺史播子也播以借民田爲御史王基所

劾削除卒于家俾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孝明熙平初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

元遙爲冀州刺史時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搆遙云取納金馬刺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勅有司重究乃披雪濟陰王鬱長子弼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麗奪王爵橫授母兄子誕弼遂絕棄人事布衣蔬食而卒孝莊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

陸凱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瑋弟也瑋以從兄啟事免官宣武景明初試守河內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

曇和與尹侂期薛繼祖等先據河內琇聞禧反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薨于獄凱仍上書訴寃詔復琇爵子景祚襲

宋遊道爲通直散騎嘗侍遊道河南尹李獎故吏凡初獎爲河南尹元顯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顯旨害獎傳首雒陽出帝時遊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無罪吳人痛之郤克不幸國言未

息河南尹李獎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實兼國用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矜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禎幹往歲北海竊據負辰當朝王公卿士僂眉從事而獎闔門百口同居京雒旣被羈繫自拔無繇託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表啓相望遲速惟命及皇輿反正神器斯復輕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賈賞曲道求通濫及善人稱爲已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惟命免官亦旣

干戈時逢冤政任遇不攻一介使人獨嬰斯戮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人且相慰悅其猶郭默生亂劉喬懸首事乃權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馬援物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義兼故人見其若此久後陳辭含言未吐遂至今日幽泉已閉隴樹成行內手捫心願懷愧慨幸逢典聖理運惟新雖曰纂戎事同翺華頗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獎雜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已懷此無忌輕率瞽

言干犯輦轂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冤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陪段文振仁壽初爲行軍總管討嘉州亂僚文振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爲秀所奏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慰諭之授大將軍

辛公義初爲楊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使屬公義公義荅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楊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楊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

侍郎

唐尉遲耆福後周相州都督迥之從孫先是隋文帝
輔政將有異圖迥不從兵敗而死武德中耆福爲庫
部員外郎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
之

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事不得申文本詣
司隸稱寃時年十四辭情甚切占對間雅人皆異之
其父竟雪繇是知名文本後爲中書侍郎

蘓安嘗冀州武邑人則天長安三年御史大夫魏元
忠爲張易之兄弟誣構繫獄安嘗抗疏申理元忠曰

臣聞昔者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能進
天下之善能除天下之惡若爲君主而不行此四塗
者必當神怒鬼呼陰鎔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
乎伏惟皇帝陛下懸象設教乘時致理非不欲褒進
良直屏黜姦佞蓋爲逆耳者寡順情者多陛下往日
革命之際卽能勤於庶政親總萬機博採謀猷旁求
俊彥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爲納諫之主陛下暮年以
來怠於政事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
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爲受佞之主當今邪正莫辨
訟獄蒙寃豈陛下昔是而今非只爲居安忘危之失

也臣竊見御史大夫簡較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魏元忠秉直有文位居宰輔故履忠正之基
者用元忠爲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元忠如仇讎臣
伏見靈臺監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
數年遂極隆貴自合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
以答恩造不謂溪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蒲
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代亂之法汙我明君之朝自元
忠下獄已來臣見長安城內街談巷議者謂陛下委
任姦佞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
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士空

撫髀於私室而錯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
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爾今三秋屈節蕃中則馳馬
盛肥九州作貢天下則歛賦煩重以臣言之此已不
勝其弊况又聞陛下縱逸讒慝禁錮良善儻刑罰失
中則遐邇變生臣恐四夷因之卽窺覘得失以爲邊
郡之患百姓因之卽聚結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
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中外嚮應爭鋒於朱
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欲何
方以禦之臣今爲陛下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
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

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專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官於宗社安矣惟陛下圖之臣雖微賤天性愚直未曾謁王侯將相亦不識元忠易之之面豈此可親而彼可踈但恐讒邪長而忠正絕伏惟陛下暫回天鑒察臣此心卽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疏奏不省易之兄弟聞之深共讎嫉欲遣刺客害之賴正諫大夫朱敬則鳳閣舍人桓彥範著作郎魏知古保持獲免

敬讓開元中爲魏州長史其父暉則天時流嶺南武

三思恐其再用使侍御史周利貞往殺之至是讓爲魏州長史利貞爲辰州長史俱欲奏事左臺侍御史崔璋監殿庭揖利貞先進讓爲訢利貞受武三思使枉害臣父璋劾讓不待監引請付法玄宗曰讓訢父枉不可不矜朝儀亦不可不肅讓奪一月俸利貞貶

邕州刺史

王駿爲朔方軍節度使時簡較太子左庶子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搆左授高要尉駿密狀申明之李勉以肅宗乾元中爲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晔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

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以牧宰爲入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卽停詔拘睟飛表上聞睟遂獲宥

楊炎以代宗大曆末貶官道州司馬時嗣曹王臯爲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炎知臯事直及炎作相復以臯爲衡州刺史

韓潭以德宗貞元初爲夏綬銀節度初建中末德宗幸奉天右僕射崔寧與所親言及盧杞姦邪杞聞之遂與王翊誣構殺之至是潭奏新加禮部尚書制命以雪崔寧之罪蓋嘗爲寧之將較也帝不許潭讓

官而詔寧許其家收葬

馮瑱夏州人翊之子也時節度使韓潭朝京師其監軍賈英秀在鎮挾誣捕節度推官王遊順令典李縉朝以柳拉殺翊瑱上寃上訴臺推得實遊順縉朝等坐曲法殺人皆下京兆府杖殺

穆贇爲濟源主簿時父寧任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叅軍贇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使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寃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塵埃繇是知名

韋處厚爲翰林侍講學士敬宗初卽位宰相李逢吉
權傾天下翰林學士李紳性剛直每承顧問獨排遇
之逢吉怨紳與其黨共構貶爲端州司馬紳嫉惡太
甚又不能韜晦見附會逢吉者實如仇讎故雖以斥
遠猶爲朋黨之所甚忌時惟處厚頗不平之上疏曰
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屈尚輕臣受恩至深職
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
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典詢於人
情皆共歎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
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

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也又古人云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陛下
猶宥洗滌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
生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
謂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
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
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爲元載復讎盧
杞爲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
愚懇於是帝竟明其端

楊漢公爲司封郎中文宗太和九年兄虞卿爲京兆

尹以家人出妖言事下御史臺按鞠漢公并虞卿男知進等八人槓登聞鼓稱寃宣放歸私第

吳汝納爲河南府永寧縣尉以久不調挾怨附李宗閔楊嗣復之黨以謗李德裕汝納弟爲湘江都尉部人訟其賊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爲妻有踰格律楊州節度使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釗鞠之賊狀明白湘伏法及其獄上物議以德裕方爲相素憎吳氏疑李紳鍛成其罪諫官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覆推據疑妄破稅錢糧計賊准法其娶百姓顏悅女爲妻是前青州衙推與楊州案小異德裕怒元藻無定奪奏貶崖

州司戶宣宗嗣位德裕爲太子太保分司汝納進伏稱臣第湘去會昌四年任楊州江都縣尉娶故青州衙推顏悅女爲妻被都虞候盧行立等誣譖於節度使李紳遂下獄枷禁佞阿顏資從衣服作錢數豎稱正賊又豎顏悅繼室阿焦爲百姓奏狀稱是百姓阿焦女且女從父姓况嫡母已死今豎是阿焦女足爲加誣若父是百姓自有格律臣第亦合不處死於時諫官上論差監察御史崔元藻爲制使重推知臣第至寃文案文奏元藻下獄貶竄乞下臣狀於法司追盧行立劉群江都縣令張弘思元推官典崔元藻覆

推官典魏劄元壽等推勘卽知李德裕用情爲李紳
屈殺臣弟勅付御史臺推御史臺奏云楊州都虞侯
盧行立劉群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喫
酒并阿顏母焦司坐群自擬收阿顏爲妻妾稱監軍
使處要阿顏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監守阿焦遂
密嫁女與江都尉吳湘群令押軍衙官李克勳不得
遮闌仍令江都百姓論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
獄計賊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寃差御史崔元藻
案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乃
貶元藻嶺南取淮南案斷湘處死於是德裕等竝坐

貶官李紳已死追奪三任官誥

後唐劉贊爲中書舍人奏故天雄軍節度判官司空
頰頃事先朝實懷忠節止因誣搆遂至族誅今遇雍
熙乞垂昭雪疏奏不出

晉何澤初仕後唐同光中爲河南尹時雒陽令羅貫
爲樂人強占稅戶譖於莊宗下獄考掠逼令招罪見
害天成二年澤爲倉部郎中因逢恩赦上表昭雪勅
河南縣是神州赤縣縣令乃明庭籍臣未審罪名便
當極法不削不貶不紊不彰困枯木於廣衢抱沉寃
而至死衆人具見有耳皆聞何澤對宰雒陽委其寃

狀今此伸屈直貢表章請雪吞聲以旌幽壤遂其冥
冥下土非玄恩以不知蕩蕩無私俾輿情而共感宐
加昭雪兼賜贈官其子或文行可稱便許錄

漢唐景思乾祐中爲汾淮巡簡指揮使屢挫淮賊而
性忠恕所至能撫養民心歸之時史弘肇黷貨多羅
織南北富商殺之以取其財大開告密之門景思部
下有僕夫承京都薦託恃其有主希求無厭委曲待
之不滿其心一日拂衣而去見弘肇言景思受淮南
厚賂私貯器械欲爲內應弘肇卽令親吏殿三百騎
往收之告者謂收吏曰景思多力十夫之敵見便殺

之不然則無及矣收騎至景思迎接騎皆下馬有欲
擒之者景思以兩手抱之大呼曰寃哉景思何罪設
若有罪死亦非晚不容披雪公等皆丈夫安忍如此
都將命釋之引告者面證景思言受淮南賂景思曰
我從人家人竝在若有十緡貯積亦是受賂言我貯
甲仗除官賜外有一事亦是私貯使者搜索箱篋索
然惟衣一筒軍籍糧簿而已乃寬之景思曰使者但
械繫送我入京先時景思別有從者在京聞景思被
誣乃見弘肇曰唐景思赤心爲國某服事三十年孝
於父母義於朋友被此誣罔何以伸陳某請先下獄

願公追劾景思免至寃橫弘肇愍之令在獄日與酒食景思旣桎梏就路賴毫之人隨至京師衆保證之弘肇乃令鞠告事者具伏誣陷卽斬之乃奏釋景思周揚瑛廣順中爲鄭州防禦判官瑛斷犯鹽人李思美處死思美妻王氏詣御史臺訴寃臺司追瑛鞠訊伏夫人之罪省寺詳斷追奪見任官牒官當不盡餘徵銅初李思美請屋稅鹽於本州關城內經過爲官所擒詰之伏罪獄成瑛斷之棄市王氏以夫所請官鹽不入州郭門與私鹽所犯有異訴夫之寃死瑛旣伏罪法寺據律以減等論合徒一年半以官當贖

李希用爲平山縣令罷官表訴從人諸葛知遇李澄乾祐中誣告殺第太子太傅孫一家其二人見存乞推劾寃勅付府司鞠諸葛知遇李澄尋戮死

